



明文海卷一百三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說丙

修天草說 黃衷

方家貴修天言修天神草也汁以淬鉛七返而瑩然潔  
七返而鏗然堅乃煉以他藥而鏐銚成蓋方士之上業  
云楚人有務鉅積者力而致茲術秘謂其孥曰吾為猗  
頓反覆手耳謁諸藥師三年止識也聞青城山有神鍊  
師者舊知其物乃遣其子如青城詣神鍊師百餘歲矣

命其子曰修天幹如茁蕉葉博而澤似芍醬而上岐末銳  
本類蹲鴟而毒若必得之其舒之黃山之隩乎其子棘  
如黃山居久之求其草之茁蕉其幹芍醬其葉岐上銳  
未澤且博而本類蹲鴟者斲之赭其山得野芋數百斤  
寔艦以歸或嗤之曰子奚貨野芋為耶其子瞪目直視  
曰使若如能是天下無寔夫矣擇冷淵而浴潔室而藏  
之即市青鉛汁而淬之無效也楚人瞿然顧泣然洒下  
曰術匪誣我師匪嫚我貨具困藥豈匪全力乎而必再  
必再往其子復之黃山虎斃焉嗟乎甚哉方士之回商

愚俗之貪鄙也夫五金不相為用亦不相為制使鉛而  
可銀則銅可金石可玉萬類之質可亂陰陽割柔動植  
之故可變置則造化之柄可竊弄而災沴之氣溢兩間  
矣凡今方士之惑人也類曰吾承某師某師承某仙去  
幾時矣是烏知仙之為道空情竇外形骸以抱神為神  
以沈冥靜默為真以飛冲化脫為極使仙而逞其誕幻  
變置夫陰陽割柔動植之故亂萬類之質以竊弄造化  
之柄而混濁斯世是猶為人臣盜主威而禍天下也夫  
盜盜主威而禍天下也國有常刑仙安追於幽玄門耶

昔淮南王安陰蓄邪謀謾稱好古招致饜饜之客數千人競為論著知天下之人可以利動也故中篇黃白之論餘二十萬言無亦襲妖僧度世之故智眩惑齊民以寓夫烏合之計耳淮南既亡其言往往雜出於記載方士乃撮其渣滓以售其陰狡愚俗之易惑無恠也而哉然其冠者且猶師其邪妄以覬富壽不已甚乎或曰信斯言也黃白不可成則鉛為粉水銀為硃非質變者乎嘻謬何一至是耶聖人因物制用以佐民生者法固種種也乃猥附於濫偽焉宜邪正混淆於世矣

東臯說

王啟

東臯自陶彭澤吟咏之後而凡騷人墨客之竊名注意者衆矣然皆湮滅無聞豈非以其人歟天下土地之廣山川盤鬱之處上原下隰田夫野婦出歿之所其肖於東臯者何止十之三也皆棄而不譚其置於齒牙者獨柴桑所稱今古無異豈非以其人歟啟每嘗心醉於是而未獲識其真謂是必天設地造以為彭澤獨步之地後世莫預焉及承乏霍丘偶劉倅親經其地為啟言其狀且云今皆淪於荒烟斷草不復可辨當時舒嘯所在

蓋世之相去久矣嗟乎觀劉倅所言則淵明所稱者與今日所見何異哉顧獨以其人得名而不泯泯以湮滅者豈非其地之幸歟地終古以長存人千百而一遇後有作者視前者為有尤則名亦將隨之不在此則亦在彼矣焉知其終之不遇也沙溪葉君弘達學古而高行純而確其詩歌也浸淫乎陶氏矣而又逃名不出擇其地之尤勝也而吟咏之天固將與之歟不然何日前之湮滅無聞也然則繼陶氏之東臯者一人而已其猶以為易得也啟與葉君為通家子弟知之深故期之厚如

此非謂陶氏寔足以知之也

旱苗說 蔣顯

丁酉之夏予偶郊行時天久不雨田禾盡焦予乃喟然嘆曰是苗其勿秋乎旁一田父謂予曰公業士者而奚知苗吾於是苗播之於春蔗之叢之其植既深耔之於夏蘊之崇之其培既豐植之深則根本固培之豐則旱不能侵乃今一雨愆期偶失生意然天有常運不久而復夫其不久而復也則五風十雨之以時而茲苗苗之勃然興煒然華芄然寔也夫孰禦乎吾於是苗其終有望

也子乃觀其始而不要其終遂逆茲苗之勿秋惡在其  
為知苗也子聞其言而思之非惟苗也吾之為士亦有  
然者敦本尚寔窒欲防非求之心而罔歛持之文而勿  
隳其茲苗之深植而豐培也命與仇謀與時俱晦黝然  
黑者而蒼蒼溼然丹者而憔悴其茲苗之遇旱而焦槁  
也柔順文明確乎不拔天道以裁而益培深者藏畜而  
未發其茲苗之葉槁而根全也一旦逢時而興揚翅舒  
英荐清廟昭鼎鐘勿與凡草而俱腐勿使萑稗而專工  
茲非苗之得雨而有秋邪故曰觀苗於旱可以見真苗

觀士於窮可以見真士吾父始以子為業士而不知苗  
今困吾父之言苗而益達其所以為士矣田父曰吾於  
子之言苗而知士焉知子之知類而通達也吾於子之  
言士而知志焉知子之強立而不返也知類通達其道  
明矣強立不返其德立矣道明德立人道大成子其天  
下士邪余既歸遂輯其言以為旱苗說

牧說 戴豪

往予居山澤見東村主人畜羊且萬計其牧者甚謹朝  
露既晞即驅羣羊以出就善水草而牧焉既飽且適而

明文海 卷一百三  
未暮復驅之歸羣羊前走牧者操尺箠從之遠近疾徐  
惟命不幸有病者即屏諸他所俾其羣勿近故其羊日  
以肥息家日以裕主人召牧者多予之直且勞之曰若  
善視吾羊用裕家吾持是為若酬之牧者安受之主人  
亦無德色又見西村主人其初畜羊與東村埒其牧者  
怠不事事日且午始出羊于闌羣趨水草如不及狂奔  
四逸輒怒而鞭之鞭愈急走愈亂且踣其既病也混一  
闌以居多染死者故其羊日耗家日落主人詬曰若徒  
受吾直乃大耗吾羊即不去若且敗吾家此遣之予嘆

曰豈惟羊也吾覩牧人者亦若此而已矣古之稱養人  
者為牧虞有十二牧周有九牧我朝稽古建官分天下  
為十三布政司各置使以領之其意猶古也下此郡有  
守縣有令皆有牧之責者今之守令為西村之牧者相  
望也非直不遭斥遣而已顧多取直且受勞彼且自以  
為得計嗚呼吾人之生理幾何其不日耗而國家之元  
氣幾何其不日以朘削也哉黃岩王君景昭以丁未進  
士出知霍丘縣其同年蔡君從善廬君希哲屬予以言  
予特作牧說以贈之景昭將為東村之牧者乎抑為西

明文海 卷一百三  
村之牧者乎請景昭自擇且自勉須進而為虞周之牧  
可也

虎銜魚說 張倉

春秋推灾度云四方煩擾眾氓失恩則虎銜魚矣禹山  
子曰奚趨魚乎奚趨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停  
都見漁石公惜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昧着近鮮  
以不昧着方嶽滋倍焉况銅章名寔皆銅墨綬名寔皆  
墨館下無訊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也  
監司而昧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嶽而昧殆翟服而嫪者

也銅墨而昧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渡于公曰昔者之  
昧鑽穴踰墻今也之昧連闥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

張倉少傳

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蘇之昧惟恐人知今蘇之昧  
惟恐人不知昧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

為來哉由此觀之虎奚趨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  
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說弓 屠應垓

有持大黃于市者勁柘疾角深觔固撫力中六鈞質素



明文海 卷一百三  
村之牧者乎請景昭自擇且自勉須進而為虞周之牧可也

虎銜魚說 張含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恩則虎銜魚矣禹山子曰奚趨魚乎奚趨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停都見漁石公喟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昧着著近鮮以不昧著着方嶽滋倍焉况銅章名寔皆銅墨綬名寔皆墨館下無訊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也監司而昧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嶽而昧殆翟服而嫪者

也銅墨而昧殆十金中饋而奔也蒙復于公曰昔者之昧鑽穴踰墻今也之昧連闥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昧惟恐人知今茲之昧惟恐人不知昧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為來哉由此觀之虎奚趨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說弓 屠應垓

有持大黃于市者勁柘疾角深觔固撫力中六鈞質素

而弗緣三月而莫之售歸取散弭而飾之穹隆重形象  
幹珠纒稱價千金觀者忘瞬于是通侯諸豪互市疾得  
持弓反走道逢飛鴻繳矢而射之矢墮車下弓分為兩  
惶惑慙悞俛首書氣終日而不敢言也嘻噓病哉今之  
用武者其若此矣古之論將也惟其才不惟其類是故  
舉于國族于大夫士于卒伍甚者于管庫奴虜曰求任  
其事焉今也惟其世不惟其能所推轂而遣分閫而治  
者非帶礪綺紈之子不與也垂金貂披紫符若兒戲然  
寄空名于三軍之上耳至其蓄縮逗撓邪掄外玩身不

以為恥而任者不以為非曰制也習有故焉迺今轉漕  
之法也令甲曰服勤而事集者三歲而陟不問其等是  
不習有制乎然所以貪揚而廷簡者非指揮又不與也  
迺千百夫之長也卒力殫知督輓而會期終歲逾紀老  
死不收上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閔之怨嗟乎以勸難矣  
千戶鞏居巨川武而才者也督漕于今七年會有制武  
官得入粟市級署事于是鞏居入粟為指揮得署事橫  
金衣朱八謁屠子屠子曰善勉哉君之才大黃之材也  
鬻之七年而不售今也幹飾而贖文行且爭市而服矣

明文海 卷之三  
其母敗于飛鴻為市者所醜以呈六鈞之功則僉揚而  
廷簡也其弗自茲始乎予且觀矣

說琴贈華亭莫子侯一元

華亭莫子好琴而雅善東嘉王子樂成侯子數為二子  
鼓二子善之戊戌之秋進士論冢宰莫子得南工降階  
也莫子請之也莫子適侯子而問贈焉侯子諾之三授  
筆而章弗成於是侯子嘆曰是其難為言也夫往見莫  
子從語琴焉侯子曰僕弗知琴而嘗聞之夫琴者以材  
寄聲以竅藏之以越發之以絃收之以徽標之以軫旋

之殊用而求聲殊聲而求比弗比則弗文弗文弗樂天  
下未嘗間有一絃之琴者也今或以弗比為琴雖牙曠  
不能以適耳矣莫子曰弗比則安能為琴雖然均比也  
而有牙曠焉豈以不比為異哉乃以比異之也天下萬  
物盡比也隆：比汙：比同而以順比異而以齊比鄭  
衛比乎靡曼秦雍比乎廣賁陶唐之墟比乎中正故夫  
善為琴者達耳就之里而去之去之以為弗比也而弗  
識其大有比也物莫不若是侯子曰今夫鄭衛之靡曼  
也秦雍之廣賁也陶唐之中正也以地異者也牙曠牙

明文海  
卷一百三  
計  
考以人異者也然異地其槩人殊其精故地弗能有其  
人人則能易其地天下誠有牙曠之調居鄭衛挺其弱  
處秦雍柔其強夫何擇於陶唐氏之居乎中正既在矣  
莫子曰夫地廣矣音繁會矣牙曠者不一二焉比之為  
弗比樂之為弗樂聞巍巍為寥寥聽洋洋為啁啁不得  
詈必且數窮焉若是而弗嫁諸所便且奚之乎且牙曠  
則可也不至于牙曠者居之則或崩或蹶或妖或孽將  
為地易而又何易地之有乎候子曰吾聞之樂也者樂也  
樂者必將多其奏繁其節盛揮而綽之遷而徙之翕之張

之綺之麗之芳之馥之則其入乎耳也亦必融液而暢  
悅焉而善琴者則獨不然乃為次寥之音沉鬱之節樸  
魯之飾獨唱獨和自震自詘此其為娛耳也就若彼哉  
是以魏侯為之卧北門為之感樂而弗樂矣樂之為莫  
子曰籟也者聽于人而悅以已者也天籟以億地籟以  
萬人籟以千未有弗豫而鳴者也雖然有異焉夫聽靡  
靡之樂者靡不始之以樂終之以柷鼓灑灑之音者靡  
不先之以急後之以得或終身而不厭或一夕而去之  
子將何依侯子曰不然即樂違柷人之情也賤少貴衆

樂之經也子嘗聽於廣都巨塗弘闡之間乎林、而趨  
稜稜而叢一夫之指萬人之耳是能以衆樂者也倡而  
弗和一而弗二悲振乎槁木而聽者弗為感歡劇乎冥  
魚而聞者弗為憚猶且操而不舍樂而不厭雖有以自  
適獨如斯人何莫子曰不然造適者已引適者人成適  
者天得乎已不必得乎人得乎人不必得乎天且夫心  
好之則手安之體康之神怡之若是雖去人羣離天地  
而不失其適也夫我為之俗去之我汙之俗就之是猶  
秦人適秦越人適越各趨其所便而不相為行今將舍

我而從物違心而順流則彼適而我竭矣譬之行者必  
失其家侯子曰不然僕聞伯牙善指子期善耳伯牙為  
善矣雖然無子期之耳則巍洋之音湮鬱而泰山江河  
之志不彰彼固待彼是以子期死而伯牙破琴絕絃而  
輟彈誠尊其知也必若言自適而已矣則伯牙亦將適  
子期之適而弗自適其適是伯牙猶有累也莫子曰不  
然夫物有精音有君精者技之窮也君者神之盛也故  
精有極而君無化牙以是鼓期以是聽期之樂乎牙也  
緣精而得君牙之息乎期也捐精而尊君雖然夫牙亦

有矢之心焉彼將以卒歲要也故期死而破琴絕絃而不彈雖然夫何病焉期雖往也其聽則存牙雖破琴絕絃而不彈也其彈則存蓋君子有破琴絕絃而無改絃更張一以酬知一以定操有累而無累有待而無待是聲之盛也天下不復有期之耳也有之則牙固將絃而趨之且夫期亦變變淺耳如牙之音者使得佐南薰之聲而合有焱氏之樂其相為知也豈特期哉故翟籥思美人而鼓鐘懷君子侯同聲而從之於是侯子不復有言既合數日而莫子行王子侯子郊送之侯子贈之篇

視之則語琴語

師儉篇 候一元

或訊予曰聞子遠法東坡席惟三饌以御賓客意師儉歟曰然曰不已細乎曰竊聞禮始飲食顧正則吉故易嗟不節詩詠斃葉夏王菲食而祿綿何曾奢侈而禍烈可不戒歟今齊民鮮蓋藏豪右恣夸張計其一人之食可當三十人之糧十人之會肉藿酒漿則三百人之食溘焉以亾珍窮水陸甚者椎牛惟辟玉食將焉取羞及其敝也朝夕不謀君子感之每勤彌刃顧或作法法于奢

亦且無徵不信此予之所以觀火蘓君噓其遺燼者也  
曰蘇法云何曰蘇法曰客至則一爵一肉此明無客則  
不用酒肉也然以酒介壽非肉不飽則老者宜之君子  
有酒肉食無墨則貴者宜之至如富人難同窶子斗酒  
自勞于牢執豕又如事親必具甘旨茅容半皮林宗為  
起但一而足矣多則二簋不得至三是為常軌蔣法曰  
有尊客盛饌則三之此明重肉兼味極于三也蓋數成  
于三月明于三人衆于三女粲于三獸羣于三讓終于  
三事理殫矣過則為貪且嘉穀脾臑一肉也魚鼈膾鯉

兩鮮也惟筍及蒲二藪也詩所侈言不過如此夫一席  
二人人踰一簋若坐三人亦各盈簋此而不已真饕餮  
矣四人以上器當稍碩若滿六人則分兩席大率席少  
鷄鴨席多則鵝是為特殺一饌孔嘉其二豬肉三即魚  
蝦客或不喜宰生則當別供三物又如中下之家物力  
本屈三饌隨便可二可一至如米麵自不拘數但取充  
腹非以生禍又如時菓園蔬家下所儲可用小碟出以  
為娛或多或少可有可無期守蘇法三饌弗渝惟酒無  
量為樂多方厭厭夜飲亦豈太荒從便可也昔蘇子以

明道海 卷一  
少食養胃少享養福少費養財其論誠確愚則以師古  
哲知也養大憐仁也拔流俗勇也誠得自力師範先賢  
飲食之人我其免焉雖以儉陋見誚彘彘其榮多矣敢  
不勉旃或曰子言則善吾聞賓禮主擇子主而可若為  
客何子曰景行行止直道固存人同此心告之語言如  
曰不然驪駒在門

扳倒井說 盧龍雲

井在邯鄲西北去城二十里世傳光武逐王郎於此士  
馬俱渴因無汲具輒扳飲之事涉荒唐唐志者者謂溥泥

水合之事可以類觀或天所以相光武者當如是耳余  
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諦視久之則傾側之狀頗存  
土人指余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繩測之東西相去尚二  
寸許余曰此其故難知矣夫天至無私也而何獨私于  
光武水至平也何茲水之失其平者若此易稱改邑不  
改井謂其居所而有常也何茲井之失其常者又若此  
此其故難知已天下之以有所私而失其平失其常者  
又何限哉溥泥之水雖為光武一合然未必數騎而即  
解後世僅得於傳聞耳獨此井與此水犹若未能盡復



其初也意者有巨靈主之昭示其私於千百世之下而使為有目者所共睹即况人而一有所私也縱可以掩爨於一時亦安能逃乎後代之指摘哉

古愚說

李承箕

子嘗讀韓非子說難及漢史以晁錯為智囊未嘗不廢書而嘆曰揣摩世變熟於去來以持其幾二子且盡矣而卒死于所不意何哉蓋人莫危於以所擅者而示之人也我以智名天下莫不以智而困我我以勇名天下莫不以勇而困我我以辨名天下莫不以辨而困我故

我於偃息談笑之間飛揚奮發而調養其所短者以來天下之情而其所長者固已藏伏於中苟用之於其所當然如雷霆之不可知其情鬼神之不可知其迹風雨之不可知其始江海之不可知其終矣孰得而禦之哉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舍者不避席煬者不辟灶彼二子者烏足以知此也予聞陳獻文者為人率直好吟詩善斷琴每一詩成輒走數里為友人誦之敵人之門驚人之夢雖風雨不廢鄉人延之主塾教則令子弟自課斷琴不輟人莫之知也以古愚目之予曰古愚古之愚

而非今之愚也誰從而知之稽康達士也好鍛薛公賣漿毛公為博徒蓋所以守雌豈言其為高哉若古愚者其異趣而同歸者歟古愚下世矣鄉人道其事至于今不衰予懼其久而止也故作古愚說嗚呼深山窮谷之下信有如斯人者又孰得而知之

候氣說周如砥

夫諸家所稱候氣之說蓋紛々云制本古初法叙歷代不可謂不詳不可謂不審然有僉有成說迄無左驗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人自難也人自煩也孟子曰天

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日至可致天誠如此地亦宜然而加之候氣於形驗無於有非涉高遠非勞布筭乃竟令千古而下有歷而無律也是說者誤也蓋有為黃鍾九寸之說者以為冬至陽生其深在九泉之下距地九寸故以九寸之管候之大寒而後陽漸以升律亦漸以短馴至小雪而陽氣所距地者四寸六分六釐而已候以應鍾是也此一說也又有為黃鍾三寸九分之說者以為升陽漸盛故三寸九分陽之始也盛而至於蕤賓之九寸而陽極歸陽漸損故九分陽之極也損而至

於黃鍾之三寸九分而陽復始如環無端焉此又一說也二說者必有合矣然謂陽終於四寸六分六釐者或非旋相為宮之法謂陽始於三寸九分者或非雷在地中之義其於以候氣槩乎其未盡也且氣之候也未可執以管之長短也未可執以地之淺深也執長短淺深以求氣者是先為歷而強日月五星之合也故所稱分數云者可用於中氣已得黃鍾已定之後以為生十二律之法而不可執之以為候氣之法且天地之有氣也非犹人之有脉也與哉脉之曰寸曰尺雖有定名而候

無定法曰臂長則疎其指短則密其指肌厚者重之薄者輕之期於脉與指相得而已故愚請以候脉之法候氣百不一失之術也蓋昔黃帝命伶倫斲竹以准鳳鳴以定律呂持以候氣蔑不應者人徒見其氣之應在既有律呂之時而不知其作用乃在准鳳鳴之時夫禽鳥得氣之先是以鳳凰得天地之中氣以生其聲中聲彼當其聽而准之也吾意即黃帝之聖伶倫之聰必非止為六管以准雄鳴止為六管以准雌鳴亦必非一吹而輒似必且多為之管更迭以吹以求其似焉聲似而氣乃

明文海 卷一百三  
協非偶然也故今之求中氣之法當如黃帝求中聲之法欲如黃帝求中聲之法非多為之管若醫之候脉者然不可以矣誠多為之管自極長以至極短而長短之間毫忽錯綜不但若蔡元定之所謂以一分為差者而竹必厚薄齊一置必密室緹縵之內必均其土必隔以木夫然後寔其仄而候之宜有應者若乃應有先後先後之中又或有久近出有多寡多寡之中又或有全半試一參酌中氣立辨而又試之中聲以驗其和揆之圭景以驗其正以已應之管加之聲和景正之符吾不知即太古

之黃鍾胡以異此蓋至是而後寔之拒黍以度周徑以起積分長短淺深可施而十二律可得制也或曰律之不能冥符自昔歎之黃鍾應他律未必盡應施之一歲二歲而應數歲之後未必盡應將古樂竟不可復也愚以為此皆未定中氣之過也夫人必脉與息應而後為平不然者病醫不能執平脉以驗病脉而以病脉疑平脉乎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此以中氣準之而知其為殺氣也師曠聞樂而識南風之不競亦以中氣準之而識其不競也要之中聲中氣

自若也曰若是則三代而降太和洽而風氣正之世豈  
矣即欲候氣其母乃以病脉驗病脉乎是又不然晚近  
風氣雖謝上古然不可槩謂之未正校數歲必有一歲  
校一歲必有一時吾聞之事有不可以冥決者則多其  
法以求之氣之未應候以數管氣之未正似亦宜參  
以數歲古稱禮樂百年而後與彼不獨欲積德致和或  
亦有參驗其中焉是未可知以今樂之不興垂二千年  
而動謂百年為迂說抑過也太抵人心有自然之和亦  
可以宣之使和其能宣人心而使之和者必其故洩于

人之真心者也古聖王作樂以宣八風之氣而惓惓中  
氣之求意正如此蓋未有机之不協而感之能通者傳  
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于六律嗚呼厥旨深  
哉



草也遂命悉除之夫天地間草木附寄而生者多矣若  
葛蘿薛荔木蓮藤之類柔弱不能自立蔓延高樹者是  
謂附生又有鳥食草木之寔遺種糞中生大樹空穴者  
是謂寄生然皆無損于樹所謂並育而不相害者也惟  
是草寄生于樹而有害焉不亦可惡之甚者乎世之人  
附人勢力以取富貴凡名器可圖者皆盜得而陰據之  
久而勢大力強無所忌憚則併其所附者吞併之殆亦  
涼薑馬耳三桓生於魯而魯以微三晉生于魏而魏以  
析奔操懿生于漢魏而二國以亡是皆由辨之不早去

之無術故也向使魯魏漢晉君臣有能炳于幾先而微  
杜漸及其時而早圖之無使滋蔓則亂臣賊子寧有朵  
頤神器潛移國祚者哉吾於寄生不能無慨也嗚呼有  
天下國家之寄者其亦可監也夫

食熊掌說 萬士和

熊掌異味也吳中人好飲食每宴客則蘆菹野鷄田鼠  
山鷄靡不悉力羅致其不能得者唯熊掌余素不嗜口  
腹於雀鷓鴣雞數數見之席間未嘗一舉箸蓋所謂人  
各有食性余非以不忍故也唯于熊掌冀得一嘗好之

無異於吳人戊午春以校士至銅仁平頭苗民有得人  
熊者獲剛其足獻之府府不能私以餽于余余喜得償  
所好亟就視之毛去皮存後跟前趾宛然人形不差毫  
髮其刀割處工於足一寸脂白骨突腥血淋漓顏色未  
變余惡其似人亟為掩袂曰昔人有臨死請食熊蹯者  
余食之即可以易死不忍也是夕元戎石公置酒飲余  
酒半以熊羹進既非全形其肉乃與羊豕相類余初不  
辨舉一二箸公告曰此熊掌也余心既有所觸則為之  
作嘔欲吐不吐者久之因問公以熊於人利害公曰熊

力猛爪利其傷人常以爪然必人先犯之而後致其怒  
盡力而止非如虎狼之性好噬人以為食者余曰若是  
則余之不忍宜也公曰雖然亦有不利焉熊食禾稼蓋  
民間男女終歲勤動恃以為命者熊一來食之輒盡雖  
不噬人其害與虎狼畧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禽不在  
田則不可執熊既犯苗執之何咎且凶人之肆患者人  
猶噉其肉况其似人而獸者耶余以公言為然更欲舉  
箸然竟中止豈非血淋漓似人形之狀尚切于心殺禾  
稼奪人食之慘未接于目歟古者聖人嘗食熊矣蓋其



不忍之心隨處充滿權其殺木稼奪人食之慘有甚于  
熊之似人者是以忍於熊者乃所以不忍于人余以不  
食熊為不忍是感於見非不忍之全骸也雖然自其所  
見遠之不見可矣因疑雀鴿鼠雞余所不嗜者豈盡出  
於其性或亦有不忍之心伏焉特未之覺耳向使數物  
之生如熊之接吾目則便以為不忍矣噫嘻雀鴿鼠雞  
之類吳人所食者既非余性所喜熊掌吳人所無余幸  
遇之竟不能辨味而止所謂飲食有分非余之所存也  
獨以余之心如不食雀鴿鼠雞者伏而不察其不忍于

熊掌之見則以不見而傷者多矣故書其說以自識焉

墓說上 王材

擇墓以利後於古無之帝王迭興豈必盡緣丘隴闕閱  
隆替其先頌無力以下佳塋即中原之國水深土厚自  
肯多循昭穆而寔蓋不卜而無不可者山澤之國高則  
欲避其寒卑則欲避其濕凡此惟以寧親之骸不致速  
朽而已而今之墓者膠術人之誣佞山之所從坎之所  
向或稱華蓋或稱御屏或稱天馬或稱筆笏或稱旗鼓  
倉庫擬諸星曜或稱貪狼或稱武曲或稱巨門輔弼而

以為其子若孫貴富之基官秩崇卑積藏厚薄若數權  
量或稱鎗及退筆卧尸或於星稱廣文破祿則使人惴  
惴焉而謹避之至于兆域時或忽焉高或忘其寒卑或  
忘其濕象獅龜螭惟形之值嗟夫山之為物舉足異觀  
此之類筆笏彼之類鎗及此之為巨門彼之為祿存山  
非有二應此則以吉應彼則以凶不將屢變其靈而不  
自守即苟曰不然則吉凶之數必乃惟人意象所期即  
是地靈無定而天命不由也今墓書益繁諱者益膠雖  
高明之士往往惑之訟葬者之徧于州邑有以也夫

### 墓說中

衣薪俗遠而瓦棺而望周而棺槨而塗車芻靈飾牆置  
嬰人子送親之禮於是為備芻靈槨嬰已則焚之所以  
盡于人心惟是衣以飾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  
槨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不致速朽而已昔魯君將以瑋  
璣斂孔子徑庭麇級而諫此之暴骸中野自吳營虎丘  
秦作驪山恣其力所能致而無不為然卒不旋踵為盜  
所發人主何樂于發而為是哉今士大夫家墓禮等差  
雖載在令甲然穹碑廣楔象設森崇一時觀美或遠為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異時開毀之標余所經燕齊之郊前代石人羊馬什裂  
相望其塚中之存者幾希矣或曰安僻之地得為則為  
之要之顯孝弗惟是也

葬說下

史稱德彌厚者葬彌薄夷子學於墨氏而葬不從墨人  
子曷忍而薄其親哉璫璣之戒蓋不使中有可欲以為  
毀壞之因耳然逝者弗明或溺其平生之所好人子亦  
徃徃念親所好而將之以如生之心夫以周書埋汲卒  
見人間漢茂陵之道書唐昭陵之字帖且不能終嗣况

於金玉珠寶為恒衆所共利者乎前代葬者無貴賤咸  
納鏡棺中取明暗之義今開封古鏡徧天下則知舊墓  
蓋有不勝其發者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拜說

朱元弼

拜之議多矣諸書辨取不同今揭其所常行易曉者  
以示乎子孫平衡曰拜謂罄折頭與腰平如衡也即今  
揖耳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頓首者頭叩地也  
稽顙者頭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頭至地之  
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禮奇拜者一拜

也褒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後稽顙也 拜者古人  
 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兩手合掌以受  
 顙也肅拜者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如今之婦  
 人叩頭者今之婦人之拜以為始于武后不見出處惟  
 史記周之元后令命婦為男子拜史官書之表其異也  
 據此則婦人古亦不伏地拜非始于唐也

拜說 韓如璜

周官有九拜惟肅拜為婦人之拜其餘男子之拜凡八  
 而約之則三一曰拜先跪兩膝着地次拱兩手到地乃

俯其首不至于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  
 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尚書謂之拜手凡經傳記單  
 言拜者皆謂此此拜之輕者一曰頽首兩膝着地兩手  
 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手首下腰高此拜之加重者一  
 曰稽首兩膝着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地在手  
 之前此之頽首其首弥下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  
 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稽顙即稽首以其凶  
 禮欲別于吉故曰顙拜無奇數或再或四或八或十二  
 若奠獻跪而俯伏非拜也故贊者不列于拜數今會典

載臣子謝恩禮五拜三叩頭禮臣之誤也其實四拜四叩頭第五拜為一叩再加三為四叩再婦人肅拜云何攷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鞠躬婦人立屈鄰男子跪伏婦人又立屈鄰男子再鞠躬跪伏婦人又兩立屈鄰今制太子與妃初見帝后太子四跪拜妃八立拜惟致辭同跪太子伏則妃興命婦朝賀先立四拜後再立四拜中致辭跪辭畢不伏直贊興宮人平時遇后叩首而行朝賀亦只立拜此之謂肅拜近世婦人簡書曰肅肅拜非矣斂衽萬福愈不經矣若婦人興伏為拜

此則起于武墨衮冕郊天伏興而成天子之禮遂致沿襲成習云然婦人喪禮亦有稽顙之文即叩頭之及地者故非謂婦人不叩頭但伏興為拜則不可蓋珠冠之製俯首不得惟不伏興故無墜髻落冠之失此禮之所繇造其宜也

觀蚕說 繆一鳳

予陽子曰衣食生民之原蚕之功大矣余觀其生也自卵而蟻蟻而眠眠而長其間有卵而殫者蟻而痿者眠而不能起者至於能長者十而八九矣及登筐而績有

明文海  
卷一百四  
九  
黑而腐者有白而彊者有浮張其絲於筐側而不能裹  
其軀者至於員而繭者十而六七矣夫均以葉為飼者  
而成功則異員而繭者經綸黼黻可以衣被天下其視  
黑腐白彊與浮張者奚啻千萬余於是而有感焉嗚呼  
天地一大筐也而人績於其中矣員而繭者吾儒有餘  
有用之學也黑而腐者不足言矣白彊者佛老氏之術  
也浮張其絲於筐側而不能裹其軀者詞章之士而已  
矣奚裨于用哉庸識以自勗

魚鉤說 繆一鳳

漁者釣于南陽之水繫舟古樹下細風和日倚蓬箕坐  
綸繩不息予過而問之曰一繩千丈綸之亦艱乎荅曰  
綸繩非艱作鉤難曰曷弗市之乎曰市者之作無法  
也弗剛則柔剛則易折柔則弗力是以不可用也予之  
作鉤者有道焉鑊爐之功不敢苟施故鋸斲其銳距斲  
其長曲之欲中其法及夫淬之日調其火候勿使太烈  
視其色勿使過度濟之以水必使其鈎以手撚之皆能  
碎斷然後復以微火反其性而和之使剛柔適均始可  
用也故吾之鈎曲而甚力吞吾鈎者雖數石弗脫矣躬

耕子聞漁者之言得養性之道且知漁樵問對六物之中又必以鈎為本也述而作魚鈎說

斯在鼎說許應亨

齊之野人夜相驚以火鑿之於社東垣之下得鐘焉似鼎而小總八十一乳上著山岳魑魅饕餮之狀野人相與試察其色則渾樸而不悅於衆目試擊其聲則洪遠而不入于里耳因撞而碎之鬻諸鐵冶之肆客有語叔夏而恨之者叔夏曰子以是物為有知乎客曰昔者夏后氏既平水土貢金九牧鑄為九鼎以察神姦是豈是

物乎吾聞劍有干將寔能變化飛徙今是鼎能夜燭以光奚其無知叔夏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苟是鼎有知則曷不求售於子而卒炫耀踴斃于野人之手古之山纍犧象玉磬大璜是皆精微貴重太古博雅之寶也今皆安在推而言之伊耆氏之葦籥有虞氏之剛秦夏后氏之琖殷之降周之爵秦壘趙璧隋珠漢鼎前其或毀于無知或遷為異物或混乎水土或化為泥沙子能一一保其無恙乎重華禪夏兩塚無聞鳴條既伐四璉亦載商受殄滅六瑚繼毀幽厲播遷八簋不守惟其陵谷變

遷盛衰迭運大者天地且不能長久而況於是公斯之  
物哉必若子之言則是寶玉大弓不出魯府瓊琳琅玕  
終貢一姓殷之祭器不抱以遠周而齊之大呂不藏于  
燕室也物咸久視而不變則是錫銅山壘金谷者不必  
餓園扉稿東市印累七綬若七裂土而侯者不必羅雀  
門乘牛車河房之宮魯靈之殿章華姑蘓之臺不必飛  
灰燼成草萊遊麋鹿而號狐狸也非其伸者不得不屈  
往者不能不返乎且是器也出之于土而入之于冶也  
其利農事而為鋤為鑄乎將捍患難而為戟為鉞乎抑

為鑊以承烹飪乎將為鑑以別妍醜乎如其無知則方  
其為器也不知其為器也及其為鋤為鑄為戟為鉞為  
鑊為鑑亦不知其為鋤鑄戟鉞鑊鑑也如其有知彼方  
見世禮崩樂廢古器無用乃發其神光自賤以求有益  
于世返古而變今出無用以求有用子又何必嘖嘖然  
惜之哉方且有人于此淳厚朴野息机絕知其處世艱  
豁而莫能入其於人踴涼而無所親貌類無知言若無  
用其不悅于衆目不入于里耳有甚于是器久為天下  
所損棄子不此之惜而乃不釋于彼何無所厚薄重輕



于其間哉客於是目矐而不瞬舌舉而不下自咎失言  
唯上而退

緝籬說 夏良勝

夏子居東洲規洲之隙為圃衍曠可蔬果自給旦且接  
賓者以濱于水不可堵雉乃籬之或因其故或草而新  
榦之以木橫之以竹編之以棘擗縛之以藤而蒙之以  
蔓自為密矣踰旬月而芟牧童日耗之或歌馬或跌馬  
或穴馬或踏馬馬牛得而場馬往來得而蹊馬冥行者  
得而代燎馬舉火者得而代薪馬未終歲而更治者三

圃人以病告夏子怫然曰惡用是耶勞吾慮費吾資鞠  
茂草具材用適資馬牛與路人吾將通撤之而不圃焉  
若我何有僮踈而進曰誠費矣然朝夕而饕飧堂奧而  
賓友蔬果必有其直計歲出幾何殆恐費更甚也壞而  
脩之功亦過半而撤之則天地不盡利而畜吾僮者何  
為請再治之保無慮也夏子曰唯僮乃窮日併力以治  
榦則益以深橫則益以高棘則益以厚而藤蔓周遭若  
其素植視昔甚密鈎衣破面人不得而近也刮毛掛角  
馬牛不得而衝也置柝木以警芟牧童不得入而居行

者不得取也既旬而定圃人得以利矣夏子狂觀之進  
僮而勞之曰誠爾治之密也爾志之定也人思蕃衛其  
身心者顧不若僮於圃也哉僮有言亦可受也哉

墓祭說

孝濂

或問墓祭禮乎李子曰非禮也曰古有之乎曰三代以  
前無有也曰周禮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周禮亦不足  
法乎曰周禮所謂祭墓謂有事於墓而祭后土氏也非  
謂祭祖先之墓也如祭祖先之墓則子孫當為尸何以  
尸冢人即曰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聖人固常言

祭墓矣子以為非禮何居曰非是之謂也曾子問宗子  
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祭乎而夫子告之曰望墓  
而為壇以時祭蓋庶子賤不敢入廟故不祭於廟而望  
墓以祭權也重宗也非謂得祭于廟乃舍之而祭于墓  
也曰然則祭墓起于何時乎曰漢人為之也曰何以知  
之曰秦不師古起寢于墓側漢因之不變諸陵寢皆以  
朔望伏臘及四時上飯建武間世祖西幸長安祠高廟  
遂有事十一陵顯宗改元永平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  
朝于原陵如元會儀此墓祭之始士民倣倣皆舍廟而

明文海  
卷一百四  
墓此禮家之所深慨而舉世不知其非者也何以言之  
人之之所以事其親者有二曰墓曰廟而已矣人之有  
生也神與骸合而其死也神與骸離以其離而二之也  
故於其所見而疑於無知者則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  
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則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  
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  
也是故家有廟郊有墓一藏骸魄而致生之不知者也  
廟聚神魄而致死之不仁者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  
而謂違禮者為之子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觀其

言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骨肉  
復歸于土此精氣為物之有盡者也魂氣無不之此游  
魂為變之無方者也是故當葬之日槨形而掩諸幽既  
葬之後迎精而返于家方其迎精而返于家也一旬之  
內五祭而不為數惟恐其不聚也及其除喪而遷于廟  
也一歲之中四祭而不為疏惟恐其或散也乃若墓也  
者吾親之体魄所藏而神魄之聚弗在於此是以時展  
省焉展省之禮即俗之所謂拜掃也非祭也子未讀檀  
弓乎昔者子路去魯謂其友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

明文海 卷十四 十四  
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返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未  
聞祭墓也舜禹南徙崩不返葬禹非不思其君啟非不  
思其父而未聞有饗陵之舉蓋時饗在廟也唐開元詔  
曰寒食上墓禮經未聞近代相承浸以成俗士庶有不  
合廟祭者宜許上墓拜掃亦未聞祭也後唐莊宗每歲  
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流風迄今莫有正之者吁可怪已  
曰考亭先生家禮世皆遵用之而墓祭之儀亦具焉審  
非禮先生何以取之曰家禮本諸儀禮及溫公書儀程  
氏遺書而作儀禮無墓祭之文溫公明以祭墓為不可

程氏之書亦無是說矧家禮乃先生修輯未成之書為  
一行童竊以逃去弗及改定至先生易箒始出故其立  
論多與晚年不合先生他日又曰古人無墓祭唐人亦  
不見祭但是拜掃而已君子於此不苟從非矯世也守  
禮也曰時當寒食雨露既濡傾城士女皆之墟墓間羅  
饌酌漿攀號洒泣而守禮君子亦有先人坟墓者也當  
如之何曰先王致禮致嚴于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  
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君子于此必有所處矣蓋當鄉俗  
上塚之時齋戒易服先祭於廟必誠必敬以申嗣續孝

孝思之祀翌日率子孫咸集墓所培灌松楸省闕兆域  
 加藁裡之土以崇若堂之封拜掃事畢然後祭后土氏  
 於塋之北四明黃潤王曰后土之名布席盥祝一如家  
 禮厥明洒掃以下之儀則古禮今俗庶兩盡而仁知之  
 道舉得之矣何必設祭于墓以取知禮者之訛諂乎曰  
 墓祭固非禮然出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之至情於義  
 亦無甚害者君子俗從可也何深非之曰不可伊川有  
 言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糝糗也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  
 人子孝思不忘惟專精于廟享而已矣此亦求之於有  
 知之

而不求之于無之意也非洞達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  
 知之

孝祭後及評語在福

明文海卷一百五

說戊

醫說 李濂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李子曰上古聖人之置醫也為凡民耳是故凡民有醫  
 君子無醫客聞而愕曰異哉言乎敢問君子之無醫何  
 也曰醫為凡民設而不為君子設也曰子之言亦有所  
 本乎曰有曰見諸何書曰周禮天官醫師之所隸者有  
 食醫有疾醫食醫掌王之飲食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各

司其事世守其職而君子惟放王之所食放南故王暨  
君子皆不言疾蓋揖養有道自無疾也無疾故無醫曰  
疾醫吾常聞之矣敢問食之有醫何也曰此古人治未  
病之方也易頤之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莊生曰  
人之可畏者衽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今  
夫百病之起皆由于氣血之不和而氣血之不和皆由  
於飲食之失節是故食醫之侍王也調和五味各適其  
均所以保育天和俾弗偏勝以養壽命之源也曰願聞  
其詳曰天有五行歲有四時人有五藏庖有五味奉時

從化病乃不生春為陽中其氣溫而王之食齊音食

嗣齊才細  
反下並同

食宜溫也夏為陽盛其氣熱而王之羹宜

之羹宜熱也秋為陰中其氣涼而王之醫齊音食之醫宜  
涼也冬為陰盛其氣寒而王之飲齊音食之飲宜寒也春  
屬木音食之味酸春主發舒宜多酸以收之夏屬火音食之  
味苦夏主解緩宜多苦以堅之秋屬金音食之味辛秋主  
擘斂宜多辛以散之冬屬水音食之味鹹冬主凝栗宜多  
鹹以柔之而又調以滑甘謂利其竅和其中也完若牛  
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菰莫不以地

之所產而合天之所產弗反其正弗戾其宜而揖養之道備矣是故王心常清弗為物所淫王懽常寧弗為物所侵不特王之一身弗構疾而已也中和致而位育臻五事修而休徵應災害不生沴厲不作而舉斯世之民同歸于壽域故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夫食醫調揖王躬其功用之大有如此者君子讀書窮理以格物致知為事而格致之大旨有切于理身之大者乎故君子之飲食恒放乎王曰恒放者言不可以一日廢也若恣口腹之所快狗嗜欲於無涯以致病邪交攻而後問

醫而亦蠢々然無知之凡民耳夫奚貴于為君子即是故周官疾醫施于萬民而君子不與焉者以其飲食有節起居有常胃氣疏暢脉絡平昌耳目聰瞭筋力壯強期頤耄耋既壽且康或偶有小疾將不為而自愈矣豈有至于神枯形敗疋羸耗竭不可救藥之地哉故曰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未病已成而後為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掘井開而鑄兵不亦晚乎嗚呼君子之所以異于凡民者以其知道也惟其知之是以慎之窮則調燮乎一身達則康濟乎天下推



評語及補

此篇物有珍先  
後又義不方明

彼其道一也世豈有不善理身而善理國者乎故  
子無醫非無醫也不俟醫也客再拜曰聞教矣而

知自愛其身也夫

五石可作室福

口用竹簡嗣易以縑帛依書長  
以其字從系負者無之或用蒲

感懷

賦作報乃家私記修及福

夫簡重縑貴蒲脆並不便于

桑根楮穀麻藤諸皮皆可抄紙世稱蔡侯紙是也余嘗  
觀天下之物暴殄至甚者無如紙何以言之當紙之未  
興也簡牘刀筆而已故三皇五帝三王之典謨訓誥下  
建先秦古書國不能備而况于家乎始皇焚書固其虐  
政亦由書之少故滅之易耳自有紙以來錄摹甚易非  
聖之書無益之籍日新而月盛紙文痛詩在匕銀梓而  
紙之費歲不下口幾千萬計此則暴殄者一也近世法  
令繁苛上以虛文令下下以虛文應上簿冊公移填塞  
官度稿文告諭編端垣壁天下几困于文法而絕無實

此達彼其道一也世豈有不善理身而善理國者乎故曰君子無醫非無醫也不俟醫也客再拜曰聞教矣而今而後吾始知自愛其身也夫

紙說 李漢

書契既作式代結繩隆古用竹簡嗣易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系負者無之或用蒲寫書若路溫舒截蒲是也夫簡重縑貴蒲脆並不便于人故傳書亦少後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有巧思始創故布擣抄作紙故其字從巾又擣故魚網作紙曰網紙

桑根楮穀麻藤諸皮皆可抄紙世稱蔡侯紙是也余嘗觀天下之物暴殄至甚者無如紙何以言之當紙之未興也簡牘刀筆而已故三皇五帝三王之典謨訓誥下逮先秦古書國不能備而况于家乎始皇焚書固其虐政亦由書之少故滅之易耳自有紙以來錄摹甚易非聖之書無益之籍日新而月盛粃文瘡詩在匕銀梓而紙之費歲不下口幾千萬計此則暴殄者一也近世法令繁苛上以虛文令下下以虛文應上簿冊公移填塞官度稽文告諭編端垣壁天下几困于文法而絕無寔

用於民時人之謂故紙世界此其暴殄者二也士不修  
行而習于浮辭揮毫伸紙動千百言曾無少闕于身心  
性情之寔其甚無謂者科舉程試之文也決裂章句侮  
聖人之言記誦套括迎合主司以俸一得此歲以來書  
坊非舉業不刊市肆非舉業不售士子非舉業不覽問  
之則不知用之則不錯一登仕版旋學律例視此為唾  
去果核無復用處此其暴殄者三也古者祭祀用牲幣  
秦俗牲用馬唐玄宗瀆于鬼神王璵始鑿紙為錢以代  
幣凡禱祠必焚紙錢加以畫馬謂之紙馬今江浙之賈

水舸陸車載紙貿易者航相摩而轂相擊也而冥紙用  
之幾半十室之邑數家之村必有鬻紙馬之肆寺廟壇  
壝齋醮焚祭無處無時而不焚化此其暴殄者四也嗚  
呼耗費之端有此四者而在上者不為禁在下者不知  
惜裁成天物有志于經世之學者必不愬然于此也余  
嘗讀舒元興悲剡谿古藤文而憾其意犹未盡也故著  
是說以誡世之君子或少啟其珍重愛畜之心而下笔  
弗敢輕用之弗忍易則區區芻蕘之言庶幾少有補于  
斯世乎

乘轎說

李漢

或問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吾聞諸  
易矣然則仕者之乘轎也果昉于何代乎李子曰古無  
是制也故不見于經漢淮南王安諫擊闕越書有曰輿  
輶而隄嶺輶始見于此按後漢井丹傳信陽侯陰就光  
烈后弟也以外戚驕貴丹在就坐上見左右進輦乃笑  
曰吾聞然駕人車豈此即就不得已而卻輦繇此觀之  
是兩漢之君尚未有輿人輦者而臣豈有用肩輿者哉  
魏晉以來朝士皆駕牛車或乘馬三公大臣有老病者

君命賜輿犹力辭乃受昔鍾繇有膝疾拜起弗便華歆  
亦以高年疾朝見竝令載輿上殿唐太宗時司空房玄  
齡病稍間詔許有輿入殿太子少師李綱有脚疾太宗  
賜步輿令宿衛之士舉入東宮此皆出于一時特命豈  
貴顯者所得通用邪慨自命車制廢而輶輿馬或謂之  
檐子或謂之兜籠百官有疾病者皆必陳牒中書及御  
史臺而後敢御見諸熟植之所奏者可考也唐會要乃若  
貫高以獲輿載疾潘岳以板輿奉母陶潛以籃輿代步  
與夫野人游客所乘筍輿竹輿之類皆兩人扛之以行

非若今之制也荆公之居金陵出游惟乘驢或勸其用  
肩輿公艱然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  
畜吾何敢用肩輿乎由是知唐宋以前元臣大僚未聞  
有乘轎者迨南渡以後江表人士無不乘轎者嘗觀汪  
藻集中有行在百官謝表許乘轎則當時官無尊卑皆  
得乘轎可知矣程大昌曰百官得于寓京乘轎自駕幸  
揚州始後遂不復乘馬惟從駕則乘之祖宗時臣僚雖  
在外亦不許乘轎也漢書我國家定制兩京文職三品  
以上者許乘轎回品以下雖堂官亦乘馬得以方枘隨

其在外服司府州縣官並乘欵給馬若武臣自公侯伯  
以下皆乘馬亦不得用方枘有弗遵者罪以違制士夫  
老病間退去京遠者從便載在令甲炳如也屬者闔司  
亦乘轎市人見而譁之咸以為自昔所未有而觀察弗  
之詰臺臣弗之問良可嘆也傳曰上下和同雖有賢者  
<sup>無</sup>所立功甚哉和同之為害也又按唐車服志開成未定  
制宰相三公師保尚書令僕射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檐  
子如漢魏載輿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及刺史有疾者亦  
許暫乘夫唐制如此當時藩鎮跋扈之臣亦未有敢僭

踰者而今乃有之吾不知彼何所據而乘之也區區懸  
車林壑久矣一切世事絕不相關或因或因而為此之  
說以貽之亦聊以識吾感爾願空言夫何補哉噫

相說 羅洪先

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机在目余少時讀之感其  
言間以試人凡其恭傲怒刻剛暗明闇之情皆不必與  
群居可以得其大都然揆其終身壽夭貴賤貧富雖間  
有值莫能斷其久近與其果然否已而聞形家語嘗試  
其術則於壽夭貴賤貧富之斷十不五值而於余之所

謂恭傲怒刻剛柔明闇之情不能庶幾十一焉嘻豈所  
習者分鑿于部位混淆于氣色而遺其所謂机歟夫恭  
怒剛明之士不能多得其於貴壽而富又常不能以相  
兼而刻傲柔闇者往往皆足聞利達則色津津然以喜  
語貴壽與富稍淹緩亦所不樂况敢直指其貧賤夭折  
耶故持術太嚴則喜者常少而忿怒相接者殆無虛日  
以忿怒而賴得糈以自養其不禍者幾希彼方幸糈  
之得禍之不及而何盡計其術之驗則其出言之机盖  
可緣也余未第時鄉人皆慕崇仁馮高言雖不吉無

明文海 卷之三  
其忿怒且多禮貌者豈又得出言之机於輕重先後之際故無所犯耶不可知也余歸田馮遠來過以其舊所驍者言余深嘉其術然為之懼不細也凡人敢於為惡者將以求富與貴而冀多壽以享之者也其不敢縱恣者以將來未可逆睹故且猶豫而不決夫疑則謀緩謀緩則為力淺為力淺則其貽患也小而近及其既得而始自信則心滿志遂歲月邁而血氣衰無復能出遠慮是烏可與早見哉今某言出人上可以持鑑自決而縱恣其邪心其相之不類者若可少殺其願望矣然其平

日遭迴於聲譽掩飭於形似者固將有待也所許不效又獨當困窮將亦不勝其憤恨而或肆其傾陷排擠之毒以中傷人上亦孰能禦之是子之術於助惡也寔深安在其能机也為子計有說相之生滅皆由于心此形家語也引而伸之號于人曰吾相上先相心上相善則相上隨之汝貴壽而富由其善也汝勉之而恠傲柔闇禍不旋踵矣不聞然臍拉脅者即汝負賤而夭由其惡也汝改之如恭恕剛明福亦不旋踵矣不聞遺帶編竹者即如是則喜者畏怒者平日以邀福而人無憤恨是

子之相得生机也術烏乎云

郭氏立後說 羅洪先

禮同宗可以為人後此為生者言也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既為之子情專于此勢不容以他分故為其父母降服後世因之名亦遂易此禮之正也郭君仇以子汝罷為叔父蔚州公後在既死數十年後蔚州不知子輩之天與汝罷復未接面是於情不可得而推此禮之變也禮既變處之者亦當有異宜仇之有疑也仇之言曰祖孫不可言繼嗣謂承其祀可也斯言似矣雖然是遺

孽也書于譜也何所屬乎夫為後于生者其情專其事煩為後于既死也其義重其事簡何也主於承祀焉耳矣知蔚州不可無祀則雖姪孫可也豈必易子孫之名且孽既無子矣碩安所得孫乎名不易則叔輩可以享姪祀自無所遺故處禮之變者據事實而以義斷之雖聖人復起所必同矣於蔚州之主則題曰顯叔祖旁書曰為後姪孫男某奉祀於孽主則題曰先叔考旁書曰為後姪男某奉祀妣亦然叔姪不必易名則父母不必降服明書為後奉祀則其義甚重後世永為蔚州之裔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五  
不敢他適情與義可兼得也於仇之譜書其旁曰五子以第四子汝器為叔父蔚州公後於鞏之譜書其旁曰無子從兄仇以子汝器為後奉蔚州公祀則仇之情伸汝器之為後有所主書之譜為順傳之將來可為法所謂名正言順而事成也郭君其何疑

史說上

黃省曾

武宗皇帝晏駕之明年大興史事內則開十館以作述外則盡郡縣以修纂嘗聞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此誠不滿於今之史也古之史也掌

載有專官言動有注記故所撰皆寔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耄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面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請亂寔寔嘗觀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目以為奸人一則此以為正矧惟其所限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為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為子孫者於其先之沒莫不盛揚其善控怪指空無有

窮極試觀於今之世家孰無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凶人而今皆以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志立天下無惡人矣。十文九誣何足為信。然則為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為之而已矣。有是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襲沿之不義則其流未可卒改耳。愚嘗有志於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林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專其事亦不可語史也。必有其人而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為哉。

史說下

聞之長老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公輩掌之。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三楊諸公掌之。修高廟時列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勳。券以是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或得軒軒磊磊與神功駿德並耀而無缺。沒至於修文廟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殺其

事每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轉歷歸老如由狀然中間略見其為人若何而已雖有殊功顯謨竭力社稷抗法萬世一切不錄皆隨飄風春榮以漸滅焉耳噫造痛之人亦不仁矣哉自是歷朝以來遵習為法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矣夫蹇匪躬之士所以捐生命棄墳墓其心慮以建尺寸之功者徒恃青簡之名可垂耳今又不然則人亦何所勸而忠蓋生哉為史若此大非國家之福也昔遷固之史每傳一人則不特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并其形態之

狀以鋪張之今專官已罷固不可以望此矣亦當稍祖其意縱橫求之寧繁毋略盡錄其長務令不朽若于今可詳之時遂忍致其落亡則年移世改文獻凋零固將盡一世英雄之善而掃蕩之矣雖有良史之才又烏得鑿空影響而書之哉或曰造痛之人以善惡難知而性情無定不若平平書之為無愆也殊不知善惡難知者天下亦鮮設有是人何不遂書其難知之狀其他如有善七而不善三則書其七而不掩其三何為不可有不善七而有善三則書其七而不廢其三亦何為不可

善惡隨其劑量多寡而信書之如馮真然凡面目  
口鼻肥瘦長短一一與之差別則亦何為而不善哉特  
由作俑之人無其智又無其才且或挾妬嫉之私存禍  
殃之懼故縮避含糊草草應制求塞史官之名而已矣  
以是訛承謬踵至於今日而猶未已也廟堂之上賢俊  
羅盈必有能變之者

致良知說

薛應旂

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致知一語寔大頭腦處  
寔緊關下手處世儒誤認其義遂以為必窮盡天下之

物然後吾之知致則是涉于聞見之知使人向別處走  
毫釐千里正在此處若此處一差則日用工夫便無安  
頓陽明先生乃直指以示人曰此致知者乃致良知也  
非別有所謂知也其言明白痛切極溺登岸誠有功於  
吾道不小若會悟得來則古聖賢之精一執中一貫忠  
恕尊德性先立乎其大之類雖其語柄似若各別而血  
脉路頭無非所以發明人心天命之本然寔至當歸一  
精義無二者也譬諸天一也既謂之天又謂之乾又謂  
之帝雖若謂其有形融性情主宰之殊而其寔則此一

明文海  
天也譬諸人一也既有名又有字又有行又有職銜近世又有別號雖其所稱之分與地不同而其寔則此一人也果能見得此處透徹則不落言筌雖古聖賢許多話頭皆為剩語奈何今之從事口耳者執着良知之說而不能寔求諸心其說紛紛遂致自相牴牾相鑿其於道理一無所得而古聖賢之格言論已一切廢棄不惟不能為陽明之輔翼而其說反晦矣敢告吾黨求諸本心當自有豁然貫通處尚安以多言為哉

春王正月說

徐師魯

甚矣春秋之難明也如春王正月乃是書開卷第一義即已難得孔子之心而徒游說者之紛紛蓋自胡文定公安為夏時冠周月之說而春秋之義愈以不明愚嘗考之左傳曰春王周正月謂周王之正月也孔穎達曰三代異制正朔不同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是改夏之十一月為正月也月改則春移是周之正月為春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此改月之證也前漢書律歷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二十八日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而秦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

會于孟津此改時之證也春秋據事直書以尊王制而  
 微意自寓于其中何必以夏時冠周月然後垂法後世  
 也即孔子之意謂周正於天時人事不便則以一言明  
 告乎人如答顧淵為邦之問足矣不當假天時以立義  
 也且春秋大義惟在尊周至於正朔一事尤周制之大  
 者顧取夏時以冠之其違戾時制如此乃欲責當時諸  
 侯大夫之不倍周豈不謬哉故近世王文恪王文成  
 仁守二公皆云周正時月俱改良有見也或曰書稱惟元  
 禘十月二月史稱秦元年冬十月詩稱四月離夏六月

徂暑則夫時月不改經史有明徵矣子將何以解之曰  
 此自文定及蔡仲默沈說爾果如其說三代皆以寅月  
 起數安在其為三正也按穎達又曰湯崩踰月太甲嗣  
 位其崩之年即稱元年顧氏以為殷家猶質踰月即改  
 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是也如以孔安國太  
 甲嗣湯奠殯而告之說為非則從史記云湯崩太子太  
 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  
 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則太甲雖不嗣  
 湯而嗣仲壬矣夫安知仲任非崩于建亥之月太甲非

即位于建子之月乎然則書所稱十二月何可以其為  
 建丑之月也宋儒謂踰年改元乃周制耳蘇氏習聞周  
 制意周以前皆然遂以崩年改元為亂世之事如南朝  
 宋文帝元嘉齊昭文延興北朝魏孝莊永安齊孝昭皇  
 建隋恭帝義寧唐玄宗先天宋太宗太平興國等類不  
 知三代迭興多所損益要不可以周制槩前代也然則  
 奚必亂世而後崩年改元乎秦人建亥其制書曰改年  
 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此由秦始故以制書明之不然商  
 改夏周改商皆無書秦之承周亦若周之承商七之承

夏何獨有書也夫秦儀不經古今所嘆豈可據以說春  
 秋乎若詩所言則文恪已有說矣民間傳習之便也曰  
 然則子所謂微意自寓于其中者何也曰四時成歲寒  
 溫有節時冬也而謂之春故書曰春明寔非春也東遷  
 陵遲諸侯皆有無王之心矣而不可不謂之王故書曰  
 王明寔有王也本十一月也而謂之正故書曰正明寔  
 不當以為正也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焉者吾聞  
 諸陸文裕公云陸公深本云書王實非王今以桓  
 公不書王考之殊不合故更此說

廣師說送李生如京師熊過

始予為祠官典司太常禮樂思古所以尊化其民人者  
漢西京去古近矣即國遣士受業必詣太常此與太師  
樂合國子弟何異然其合而教之必使有道德者主焉  
而漢法太常博士率高第者廼得之今寔雖離然其官  
聯之說猶可繹思其禮樂教化建中和以為民極者未  
至決裂如後世也其官師之重如此是烏可求得而律  
至哉自予屏居麗澤常欲討尋塾師之教孰曰然不敢  
易也而况於求之子李子解官淹恤者越三歲將赴謁  
銓曾隨牒為學官師如是者不可謂不求也然州黨之

序以行射飲其為科條雖大于塾師而視諸國學則少  
疎矣予不敢師比閭李子乃欲求州以上而師之何也  
昔孔氏之門以有若似夫子夫子之論學曰有朋自遠  
方來不亦樂乎繼之孝悌務本夫樂之寔樂斯二者而  
已其近取諸身原情恨性如此其于夫子亦孰能辨其  
非士哉予考信周官之所尊化者統以馭之曰親七物  
以教之曰孝友其問黨州長之所合而書鄉大夫之所  
比而興胥屬之教官而已然則由學而化民成俗者其  
至德要道誠不別構使學士挾日而服習矣今之師長



明文海  
卷之五  
掌其版以砥其疎率程其文以辨其工苦研其曆以馭  
其後先別其數以賦之多少非復有先王之法也其職  
易稱人可求而得何必李子也况李子又有待時乘勢  
之利哉道以中和為至是故有所抑而俯焉有所引而  
鼓焉三年之喪以祥琴嘗之所以示有中教之中和也  
予不見心李子所為創痛者其淡然而平則今固見之  
矣倘亦庶幾祥琴之意予意其真机之發必有則焉而  
不可踰者上以是而風下以是而化其相為感通即未  
論西京太常博士弟子也中禮以教而和樂防之者亦

豈必減古太師樂之遺乎此其待時乘勢之利其幾可  
睹矣故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有餘師矣則亦何嫌于求  
之也予雖未能修藝師之教然因李子而悟中和之則  
是以己心可為嚴師矣商人之言曰德無常師主善為  
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于協予一自得師矣予又何求  
耶他日以語從子典請以歸諸李子曰吾舅也舅諸昆  
有教麟遊者或可並貽之子因名曰廣師說

醫說

樊鵬

齊威王即位三年不親政事飲酒好色小人得倖而紀

綱不立自是晉楚交侵兵戈寢集人民日散遂憂恚而成疾三月列國醫士集齊下者數千人百方弗驗有林月子者聞王疾自秦于齊問之王曰寡人因憂而致疾今已三月百方不能治蓋朝夕之人也先生又何問焉林月子曰王何拒人之甚也今來問王固欲治王疾爾且諸醫何在請得而問之可乎王曰可盡呼見林月子林月子問曰曷僉言王疾也一曰王之疾寒暑失節陰陽失和燥濕失均吾欲以藥和調之林月子曰此天下之庸醫也恚能治王一日王之疾嗜慾過度傷心損

精起立傾倚苦走定神吾欲以藥安靜之林月子曰此亦天下之庸醫也恚能治王於是王及諸士曰先生之醫更何也曰吾之醫非藥非石非鐵非針能使生者弗死亡者復生王驚曰先生之醫至此寡人且生矣何皇天以先生賜齊國也乃除朝堂設禮儀列林月子上坐諸醫側立王對席焉再拜而後敢就位既而進前跪請曰今齊國之大負于一人不幸而疾至此先生何以治寡人林月子曰王坐予言之夫良匠治屋必視材之大小良工治器必視玉之美惡良醫治疾必因人之貴賤

是故有天子之疾有諸侯之疾有庶人之疾王曰何以  
為天子之疾曰天子以四海為四體以王畿為皮膚以  
天子之身為心以方鄉耳目口鼻以三公三孤為臟腑  
以流行于天下之紀綱為脈故天子有疾則觀其天下  
之紀綱若何然後扶持保養之而天子之疾可治矣王  
曰何以為諸侯之疾曰諸侯以四境為四體以侯國為  
皮膚以諸侯之身為心以大夫臣宰為耳目口鼻以左  
右相為臟腑以流行于一國之紀綱為脈故諸侯有疾  
則觀其一國之紀綱若何然後扶持保養之而諸侯之

疾可治矣王曰何以為庶人之疾曰庶人上無天子之  
尊下無諸侯之貴無天下之托無一國之寄孑然藐然  
一身之外無他有也故有疾則治身今王處諸侯之貴  
有一國之寄紀綱不立政事不脩國內大亂四體壞於  
外心腹壞於內庸醫不知病根乃以庶人之疾治王是  
無異以擗棘而建大屋以砥砭而為瑚璉也吾恐強秦  
猛楚之兵三晉之卒百道攻城不日斬王於卧內以分  
王之四體雖有為石無所施矣言未畢威王痛哭遂悔  
過自新明日悉逐諸醫尊林月子為太師右相正紀

明文海 卷之三 二二  
網布政令賞善罰惡親賢遠奸威風敷出四隣震恐反  
侵地結和親行之一月國中大治王因喜而疾瘳

廣悲人蛆篇 王文祿

王生角藝遠遊每經通都大市偶登酒樓下見飛埃濛  
濛往來憧憧雖襟裾殆烏頭虫極擬之如群蛆錯落于  
溷廁之中相忘臭穢共溺從容擗文以拯之未遑也戊  
辰秋閱田子藝續集載悲人蛆篇有概予衷乃廣之曰  
夫人固保虫也而非蛆也世固塵界也而非廁也以世  
為廁以人為蛆不幾憤世悼人之甚邪然原厥初寅突

肇生陰陽委和清而無濁潔而不污與天為一也以故  
心中皆天太虛而神迨及物誘性相近而習相遠記曰  
天下虫皆為利來天下攘皆為利往諺曰夢青蛇  
而得官夢糞穢而得財天利莫大于財官夢者心神之  
感也糞穢青蛇汙濁之物也凡天下人生死夢懼無不  
在于利中非溷廁蛆虫而何由是推之錢穀盈充鎮日  
營工得非貪蛆虫酒池肉林饜飲酣濃得非吮蛆虫粉  
白黛綠倚玉偎紅得非淫蛆虫聲勢赫耀縱肆威風得  
非驕蛆虫田產饒廣椽榻密齋得非奢蛆虫聞狼爭強

勝決雌雄得非暴蛆虫橫鞭流血辜桂罹凶得非酷蛆  
虫爭名力穡特士與農質遷器用惟商及工得非勞蛆  
虫擾上紛上溷廁為滌狀態萬變言曷能窮嚴冬冷冽  
僵腐一空誰悟清都之潔非于天上而在心中一念不  
起澄然淨潔而精通神妙無染與太虛同習何能移性  
豈凡庸柰世多季末之迷廁鬼遂顛倒而邪從以溷廁  
為宏麗椒蘭之華廈甘耽樂而未終嗚呼悲哉孰思高  
獅須登彼岸無競無慵不必大言欲為希聖希賢之列  
請先免于人蛆虫

明文海卷一百六

說已

別說

吳時來

舟瞰彭蠡子像欲道九江汎洞庭入都勻乃作別說以  
處我二人且索所以處之余曰別則別矣又何說焉不  
見湖之渙人于方乃颺風東作吹浪若山衆皆拏舟爭  
避寧所渙人鼓棹冷然御風而趨與波上下窮其所之  
而後還彼固常於風波者柰何以風波惧之方粵人不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明文海  
卷一百六  
二

聞合浦採珠人乎左執筐石執杓閉息如龜沒頂如鷓鷯踰時而不出須臾有吞舟巨魚裂波而至眾皆愕然謂其為魚腹中矣彼採珠者以杓鼓水潛遊水底杓中魚鼻魚翻然仰天彼採珠者且行且伏不知巨魚之殞其杓端也彼其志於罾而猶若是故魚常於淵不知其為淵身鳥常於林不知其為林身漢人珠人常於風濤不知其為風波身茲別又安非我常也是故離邦去里吾不謂憂歲月淹留吾不謂懼吾所深憂大懼者唯在不聞道然則何如靜焉以觀勤而行之衷吾初念以及于死之日幸而與子會也則將乘巨鯢負大珠就現海之庭以問損益若其未則死墓蠻夷中吾亦無悔舍是無以為說矣

尚書師說

有序

李舜臣

吾師故濟南太守蕭先生也先生諱孟景字時泰順天三河人也寓家于京而余以正德己亥從先生于崇文門外草場巷余讀尚書蒙于先生者矣憶為余稱書者書曰宗彞藻火粉米黼黻先生曰蔡宗彞虎雖據䟽虎彞與雖彞爾若是為一章而二具二之則兼藻火粉米

顛散為七夫宗彛者宗廟之常尊也至周而文何遂言  
是虎耶雖耶弼咸五服至于五千先生曰五千者五服  
每面一千二百二十五里矣故王制流沙至海衡至恒  
皆三千里然而三千里者周尺小也殿貢璆鐵銀鏤砮  
磬殿貢璆琳琅玕先生曰璆琳西域產也雍鄰西域梁  
介西南夷蓋雖先王不能不務其所不能不用不能不  
令如漢以來互易外矣何也圭也璧也惟數學半先生  
曰半者一生二也雖然有離而二有儀而二數學半者  
儀而二也何也辟之錢璧于圖尺寸于十夫錢壁中好

而分則不成為錢壁尺寸中五而分則不成為尺寸今  
欲人善而自不為善者有矣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我不知其彛倫攸叙先生曰王之問也謂王執以為不  
知彛倫問數則謂王知彛倫已而止欲為之甲乙之數  
乃王誠執以為不知彛倫而問若是叙訓次者次猶在  
也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則知小人之  
依先生曰所所君子也乃逸者其始欲為逸也

觀鴨說

家僮取鴨卵伏之得雛鴨數拾枚始育則飼之盆中少

與之水其聲响响然其毛羽漚漚然予甚愛戲之不數日僮以告曰雛鴨有斃者矣既而聽其聲啾々然哀鳴視其毛羽蘇々然以散落予讓僮不善畜也僮曰是非不善畜也畜不以水也次日予適憇亭中時雨初歇地水方強顧而樂之凭欄而語曰曷不以畜鴨雛僮趨而去不移時筐而至稍出之水涯皇々然驚愕不已其目睩々然睨其足遂々然前而卻竿之則遂群奔水中或揚足而馳或拍翅而飛不定者良久既乃狎水或仰而飲或俯而啄三五而陣各適其所已則又或沉而沒或

浮而出盤旋戲曜於萍藻間既休而理羽交口扇翅或曳而行或拳而立或屈而睡消搖相羊容與如也既脯僮將筐而歸則相與復嬉于渚或逐於澗或蔽于叢不可得遂縱之明日至亦如之其聲噦々然以和其毛羽濯々然以光澤其去畜池之前僅三日克長已倍三之一矣余乃歎曰大哉造物之育萬物乎大而龍蛇之於淵澤虎豹之於山林細而蟻蠓鼃龜醯雞之於甕於坎於蹄涔各遂其性而已鴨之斃于陸而育于水亦一理也夫反其性造化不能以育物聖人豈能以育民乎君



子為政當斯民淪喪之後煩之以法令脅之以刑罰誘之以智巧蕩之以淫華本性日耗生理日促相與駢死而不知一旦欲其改塗易轍驅之以道德範之以禮義納之以忠信囿之以淳朴莫不相顧駭愕不信不安及其久也教成而化行、安而俗美追視昔日之所為與今日之所趨安危利害相去什伯而千萬則雖械之使為惡日撻之而欲其蹈刑戾履誑詐亦不可得矣然則民之初生鴨之育于盆者也狙乎習而不悟斃于陸者也視其斃而不知所以救僮之讓者也反其自然之性

而犹疑試于水者也得其所以為性而安且樂水之狎而不歸者也生養蕃息既富且昌水之畜而充長也乃復嘆曰因育鴨得育民然則茲觀也鴨與也乎哉述觀鴨

疑塚說

尹耕

朔野乎由鄴度漳道砥而北路多大阜東西縱橫峙立相屬如象如馬纍々然七十而奇呼輿夫而問之曰此故魏曹氏操之遺冢也嗟哉瞞賊敢於欺人至是邪蓋其本生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居之不疑以欺斯世也以

矣是故天下方亂以命世之才許之則已欺品薄者矣  
九錫將加以義兵責之則已欺才智者矣布也勇指馬  
以欺之於戟鋒之下超也捷笑語以欺之於刎頸之餘  
至於遷許而天子忻然則又上欺其君義矣臨事而豪  
傑效死則又下欺其聖佐矣啖野葛卧中殺美人則又  
內欺其近屬矣操誠多術哉然卒莫掩也治世能臣亂  
世奸雄許劭知之擁萬人挾天子孔明知之寧我負人  
無人負我陳宮知之托名漢相其實漢賊孫權知之若  
不相輔宰相捨衣帶密詔則漢獻伏后亦知之竟亦受

血今垂死不忘故作是疑塚可笑也哉夫疑冢將以疑  
人也予以為操之疑亦多奚以疑人官渡之不敵糧食  
且尽固已疑於進退矣舍鞍馬與吳越爭衡固已疑於  
形勢矣鷄肋致意徘徊漢中固已疑於進取矣荊州一  
借七著是失固已疑於机事矣七軍盡沒下議遷都固  
已疑於棄守矣又有六者操所憚惟玄德公故曰天下  
英雄其次為孫仲謀故曰生子當如又孔明十倍曹丕  
而五官將之立非其素心操死時數公皆無恙則其身  
後之疑莫大為而作疑冢以疑人予謂操之術至是窮

矣又世傳疑冢皆虛其一操也予謂不然夫七十雖多豈不可以盡伐勞民而愚不類操舉動其必七十皆有所葬如其嬪御功臣之流夫伐者得骨而止此操之心處也不終于臣節以媿其先不善於貽謀以戚其後而冢中枯骨百計自私操至是術真窮矣或曰虛塞三閭仲尼曾為之矣噫此非孔門之言也其戰國遊士附會之說也夫君子之愛其身也不加於親防墓蓋欲不封樹矣門人修墓潛然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故曰此非孔門之言也戰國遊士附會之說也

宋鄭俠流民圖說

陳沂

宋史載鄭俠力攻安石新法繪安上東門所見流民圖之以進其圖有為風沙霾曠歟疾不伸者有飢羸骨立力不自前者有僵仆不起者有行且戴負提携皇、為無所以歸者有無完衣踈跣耻不自顧者有負麻粃麥楚為糜茹木寔啖草蓼以求活者有身被繫械且負瓦揭木市以償官者飢歲征斂苛急之慘為狀曲尽其時閤門不納乃急發馬遞必欲上覽以天下之憂者不可見而求之目前以目前之不可見而求之几上俠之心

何心哉至神宗觀固反覆敎啟夜不能寐翼日並罷十  
有八事浚浚出責宰臣以示開悟使之固不為無益也  
雖深究馬逸之罪不足自恤所切董者悔言未行而執  
信又復具觀百圖不抵片言可勝歎哉每慨齊宣不忍  
一牛於所見使妨于偏聽則朝見一牛焉暮見一牛焉  
而王之心忍矣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勢之使然曷  
足怪云

性說

毛

愷

古今之言性者何不一也孟軻氏則以善言矣蓋信諸

四端發見者之真也然人固有殘忍無恥爭奪昏昧者  
之不可訓矣而槩謂善也可乎荀卿氏則以惡言矣蓋  
疑諸刻意尚行者之偽也然人固有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非外錄矣而槩謂惡也可乎揚雄氏則又以善惡  
混言矣蓋取孟荀氏之言而兩端以持之也然人固有  
生而岐嶷神明在傳不煩典夫藪若豺狼必滅厥宗者  
矣而槩謂善惡混也可乎是皆見其偏而未覩其全得  
乎此而且遺乎彼均之非所以語夫性之大通者也莫  
若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

移斯其大通之論也乎夫上智為者是孟氏所謂善者也夫上智之于善也如水之必寒如火之必熱雖欲移而之惡有不可得者故虞舜固變于頑囂神禹勿渝于伯鯨何也原未嘗稟有惡氣耳下愚為者是荀氏必毒雖欲移而之善有不可得者故朱均莫化於堯舜管蔡自絕于周公何也原未嘗稟有善氣耳相近也者是楊氏所謂混者也蓋自其善也若可以言上智矣而容有不善以混之是故休於孺子之入井而或不能無內交要譽于其親友之私自其不善也若可以言下愚矣而

容有善以混之是故為不善於聞居矣而或不能不著善于君子之見蓋其游氣紛擾剛柔摩盪得之者固非純善亦非純不善苟始也習之未深則其性體之相去善惡不甚懸絕固中人之大較也是孔子蓋嘗兼三子而大通以言之矣若性果無別也孔子將曰性相同也習相異也寧當遠近云之乎或曰吾聞之性者萬物之一原是故途之人可以舜禹愚不肖之夫婦可以知能信乎子言也然則彼將非歟曰奚為其非也孔子也曰不又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斯

性從心也

尤論性者之宗也蓋自繼之而言道之翕極方施靜極  
 方動將有所流行賦子而尚未著于人物則其体之虛  
 朗清通冲然粹然殆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萬物未生玄  
 酒太音希聲淡味斯但可以言善而未可以言性故曰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終說性便已不是性者是也比  
 而物則囿于氣稟属于体  
 者矣又有得其清濁純駁之交錯而為善惡相近之混  
 者矣又有得其至濁至駁而為下愚之惡

者矣始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中焉而止斯則  
 始可以言性而不可復以善槩言矣故曰善固謂之性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是也是知善也者以言乎其繼  
 也雖無查滓之可議而寔所以始乎其成性也者以言  
 乎其成也雖有氣質之可見而實所以終乎其繼然則  
 昔人所謂可舜可禹可知可能而為一源焉者將非即  
 其已成而溯其始繼者言之乎奚為其非也辟之雨與  
 水然陰氣油然布護周密陽氣上升鬱無所洩則董蒸  
 津潤沛而下施是名曰雨觀其清通之体猶夫始繼之

尤論性者之宗也蓋自繼之而言道之翕極方施靜極  
方動將有所流行賦子而尚未著于人物則其體之虛  
朗清通冲然粹然殆邵子所謂一陽初動萬物未生玄  
酒太音希聲淡味斯但可以言善而未可以言性故曰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終說性便已不是性者是也比  
其有所賦予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則囿于氣稟属于體  
質氣有清有濁質有純有駁于是乎有得其至清至純  
而為上智之善者矣有得其至濁至駁而為下愚之惡  
者矣又有得其清濁純駁之交錯而為善惡相近之混

者矣始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中焉而止斯則  
始可以言性而不可復以善槩言矣故曰善固謂之性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是也是知善也者以言乎其繼  
也雖無查滓之可議而寔所以始乎其成性也者以言  
乎其成也雖有氣質之可見而實所以終乎其繼然則  
昔人所謂可愛可為可知可能而為一源焉者將非即  
其已成而溯其始繼者言之乎奚為其非也辟之雨與  
水然陰氣油然布護周密陽氣上升鬱無所洩則薰蒸  
津潤沛而下施是名曰雨觀其清通之體猶夫始繼之

善盖不可以渾濁言也及夫在地也或潞之静深之渊  
烏或注之泥沙之澗烏或積之糞土之渠烏始迺称名  
曰水而不可仍曰雨矣惟其為水也故在渠者視澗為  
濁在澗者視淵為渾惟淵之清為不失雨之本體耳雖  
然渠之濁也以糞土也澗之渾也以泥沙也而其各得  
夫雨之清通之體固在也自非至汙澄之汰之與淵無  
異故曰敏用力敏勇則疾清由是言之水不可以復言  
雨而舍雨則無可以為水性不可以槩言善而舍善則  
無可以為性矣為其非也子盍觀之易乎夫易之有六

十四卦也以類萬物之情者也今姑即其卦畫之陰陽  
類善惡而言之六畫純陽名卦曰乾求諸其類盖上智  
也善者也六畫純陰名卦曰坤求諸其類盖下愚也惡  
者也然純陽之卦無二乾烏純陰之卦無二坤烏以是  
知豈惟堯舜之上智曠世不一見即楊食我之下愚亦  
絕無而僅有者若夫卦之或陽多而陰少或陰多而陽  
少或陰與陽也各居其半数盖六十二焉寧非中人之  
善惡混而相近者象乎夫惟中人者象也是故聖人之  
教立焉盖上智不待教下愚不率教而中人者可善可



惡者也教也者所以去其惡而反之善者也人能緣教習之自強不息將隨其陽卦所成之多寡而各得以復其所繼之純全就其所復之陽卦而言雖成章分限小大或殊然即一畫固與純乾之六畫本無二也故曰及其成功一也茲聖人立教之本意也宋儒言性宗孟氏以為是天地之性也而復出夫氣質之性以補其所以不及焉不知凡所謂性便已屬之氣質氣質之外更無所謂性者若特屬之天地則懸虛無所于附麗焉得而性之哉且孟氏之所善也率自上智言之也故必稱堯

舜堯舜以下未必純善而無惡則固皆善惡相近而混者也惟相近而混也是故可以言善矣而或容有不善者以雜之于內雖或雜之以不善而其成性之根諸始繼之善者渾然固自如也猶夫六十有二之卦焉奇畫之陽雖不能不間之以偶畫之陰而奇陽之畫卒未嘗因夫陰畫之間而少有所虧變自其未嘗有少變之陽即如剝之上九焉猶為不食果而舜禹無間于途人知能可與夫婦者此也然亦非卦之外別有所謂陽畫云耳斯孟氏言善之旨也特其直指陽畫專言之而陰畫

則置弗一及焉是無怪乎諸子之論紛如也求其不詭  
于孔子庶幾焉者吾竊有取夫昌黎三品之說乃世之  
論文者推原道而不及原性毋亦玩其華而忘其實也  
耶

說玄一首贈玄岩唐羽士

沈懋孝

蓋余自少好玄之理海內名公山澤逸流徃々承下  
風而心資之于今且五十年似概乎有聞焉昔我師尼  
老介南宮仲子得待柱下先生脩問玄道嘆曰吾見老  
子其猶龍耶龍剛德也飛潛見躍歸之無倪以柔用剛

以不用々天下夫子他日讚乾龍無首曰剛德不可先  
天下此守黑守雌伯陽先生之教晚而翫易乃知其然  
也昔者春鴻之代宇壤宴清太樸不琢民尽無欲聖人  
曰我無欲而民自正民盡無機聖人曰我無為而民自  
化此義比言此世界堯舜以下猶然歸之柱下所以策  
厲尼山尼山所以心屈柱下豈晚近耳目之間可庶几  
者哉吁亦微矣蓋嘗博覽區中萬々品流摠不之能無  
欲有欲矣烏能常足有不足烏能無争々之而不甘其  
負必有机有智乃建勝場於此世湯武所以徃其決桓

明文海 卷一百六 十四  
文所以陰陽其名利管商申韓儀秦所以播弄人群得  
少頃更雄長其一局夫非舉世所艷慕者孰以大人先  
生視之彼人者蜂房蝸角小開門戶蛆嘍蠅爭糞壤其  
軀耳一夕秋颼零落無在相啖相噬終古安極此莊蒙  
所以感憤而大呼醉夢之前曼倩所以嘻噤而覆味王  
侯之拙嗚呼玄之理決哉杳哉其難言矣夫人若能  
回光內照獨見本真昨日之事去矣今宵亦何所留昨  
年之跡陳矣今歲亦何得住千古英雄豪華盡矣目前  
薰灼曾有常在者乎日之起高臺日之鋤蒿萊人之囊

珠玉人、貨垣屋以遺之妻孥妻孥不尽用也以錮在  
藏左藏誰為守也旁人攫之旁人之豪者擔簦而有之  
至其尽了時人方悔其晚矣一世有機有欲之人不乃  
其成一大迷大苦之叢乎亦可哂已柱下有言我言甚  
易知天下莫能知玄在人間六虛玲瓏回光即是爭先  
路險退後味長世亦烏知余言之為玄哉自余十有三  
齡始隨大父館佑聖宮之東房其味閒張真人始館余  
味閒傳春山春山傳其高足弟子命為玄岩玄門於今  
為七葉余大夫傳至余子余姪煥玄岩師弟交者前後

百年可謂久要已試觀草庵椽<sup>數</sup>僅蔽風雨顏<sup>埋</sup>四立流水  
水濺之蒿徑苔痕色之不殊我童時所見之真人敝衣  
舊磬與清風明月終始共此蕭條余亦衰老青衫布帽  
猶是曩時一措大耳彼銅龍玉堂鳳池虎觀承明賁瑣  
之間夢境何有哉竊感今昔事因弟姪之請與玄岩言  
之其于名場利網恐亦療狂呼醉之靈飲也抑或軸而  
懸之一提尼山柱下之指令塵間過客少停覽而思焉  
玄岩羽士靜正恬雅有道者高韻足以紀律法典賢有  
司李劉張諸公嘗重而表屬之把握天地呼吸日月收  
攝風霆役使群靈此道門本分事蓋前修之論不及焉  
故不著

游山說 楊夢家

登臨山水自是高人事隱逸之流自適其適便自不俗  
只宜獨往為妙多不過兩三人行則徐步坐則清譚選  
峰巔林麓幽勝處席地而坐一觴一詠終日嘯傲卧聽  
潺湲仰觀雲物翠微中清磬數聲茶煙一縷令人神情  
翛然自遠切不宜多携朋輩兼以紉袴粉黛及一切銅  
臭儻父譁浪喧譁狂歌野叫點澆清界殊為可恨此自

明文海 卷一百六  
是狹斜景色非泉石宜也如欲踵東山芳躅當取一二  
名姝善清言者素服淡粧佐我壺觴媚我松桂亦自無  
妨但絃索歌喉不宜數耳此外更須得老衲一人叅  
其中為佳坐不必席石可几草可裊菽可葢鳥語可絃  
管花枝可酒籌渾是眼前一種真趣着一毫濃豔富貴  
氣習不得散步之間或登古刹或訪僧居拂藓讀碑掃  
壁題句或徘徊澗谷之間探竒攬勝尋幽弔古典樵子  
牧豎踣躅問答駐立移時脫畧形骸渾忘城府方于幽  
賞有得若作驕倨態是一俗人耳凡入亦自有時春月

桃花夾岸柳色青：輕衫瘦蹇携酒而往滿日爛然吾  
擷其芳夏月修竹茂林清泉漱玉時而披襟時而坐隱  
吾養其懶秋月紅葉往山望之如赤城霞蘿月散影清  
光可掬涼飈颯：襲人衣裾壁上海絃琤然有聲吾披  
其爽冬月六花飛舞羣峯如玉龍偃蹇一蓑一笠行仄  
磴小橋間恍如圖畫中人歸來休斗室垂布簾圍爐而  
坐濁醪小酌蕭然非人世景色吾甘其寂至如朝旭夕  
陽烟嵐霞霧晨昏異態頃刻萬狀筆舌不能罄其妙繪  
画不能逼其真此唯得趣者知之難為俗人言也尤可

明效海 卷一百一十五  
忘者是一種戴進賢冠人高車駟馬從者如雲前驅負  
弩之屬夾道而馳猿鳥驚散僧徒避匿足跡所至前後  
人如蜂蟻馬嘯不得舒句不得覓杯不得銜膝不得抱  
方且羅列腥羶喧闐鼓吹徒以赫々者驕穉山灵囂然  
來歟然往此何異檻猿籠鳥從鬧市上取來暫置丘壑  
間俄而復還故處耶然則貴人將無遊乎曰葛中野服  
携一二素心人屏駟從卸冠裳容與半日可也萬歷丁  
巳仲春長白山人書于休泉精舍

漁父說孔天胤

愚公歸釣大陵之西汾浦之南為汾河漁父夫漢父有  
三有魯漁父者與孔子言于緇帷之林其言不受名迹  
不迹疵患不拘于俗不分于道法天而貴真任放而無  
我孔子以為有道也有楚漁父者與屈原言于湘潭之  
澣其言掘泥揚波鋪糟歆醑標指玄同揮斥矯亢法聖  
而貴權遯世而無悔屈子之所不能測也汾汀漢父者初  
非漁也嘗學劔學劔不成去學書學書不成去學為儒  
為學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乃落而為漢今漁十九年矣  
蒙風雨冒霜雪襲相光明滅與水波沒興垂鈎益深挂

魚益少至終歲而不獲一鱗妻織布兒緯蕭蒼首治石  
田計其所入以餬余口有微羨焉則沽取鵝夷而酣就  
蘆葦而卧窈自視之翩一漢父也然無所取魚空名  
為漢是其學漢復無所成日垂景西笑遂徘徊婆娑而  
不能去茲即去茲誰學也彼魯之漢也抱道而閒于江  
海楚之漢也達世而隱于山澤然至今不忘繇于孔屈  
孰辨汾漢之哉其野莽蒼其濱寂寞鳥獸之過我者日  
數百而不驚除罔兩間景絕跡無典晤談者而後嗟斯  
人之孤也于是作漢父篇以自表焉古二人今一人合

而言之三也愚公志

無盡說 顧 慈

汝南王覺壽師事鄂陽雨華丈人得法號為曰無盡以  
求予說予固非學于佛者蓋嘗聞諸吾儒廉得其說為  
無尽之源出于無始無始者其生人之初乎其生物之  
性乎草木榮于春瘁于秋冬疑若有盡也而寒暑之机  
循環無端而草木之榮瘁乘之至于斧斤伐焉牛羊嚙  
焉殘其枝以敗其本是草木之棄于盡也而操斧斤牛  
羊之業者患無山焉有則不本而植不歲而拱以周天

下之用者其熟使之然邪譬之天烏風雷雨電晦明萬  
變而卒不能害夜旦之相生則是人之生死無以異于  
草木之遭斧斤牛羊而不離其性也亦審矣然則生物  
之性果有盡乎無盡乎天地之大也不免于一朝之尽  
以語其成數又疑若有盡者然元始之氣自混沌而判  
為天地而傾圯于三萬六千年之後者將不復合為混  
沌乎亦將不復判為天地乎若是則元芑之鑿孰斧其  
柄而所謂生人之初者又果可得而盡耶無盡耶然則  
生人之初與生物之性其極安歸曰道而已或者謂凡

世之曰天曰人草木者皆物也草木殤于此而萌于彼  
者不離其性則人之出死入生而蔑有終尽者且何以  
證之不然烏知其非盡邪是尤非知理之言也君子故  
思夫好鑿者夫所謂殤于此而萌于彼出死入生而蔑  
有終尽云者亦各不為失人為草木而已執草木與人  
欲離而更之他則世將幾何而不咲我哉且天之所以  
為天一理而已苟即其所判而合之而復判以與古今  
更始于無尽者而以為離元始之祖氣而別為一天則  
亦安在其知天和今雨華丈人之所謂無盡者我知之



明  
易  
卷一百六  
矣易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者不以形言其妙用雖  
係乎一心而天地不能逃其量鬼神不能測其机水火  
不能為之戕賊者也日月之明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  
不能窺覆缶之奧吾用其精神忽焉思至于天思入于  
地思赴于千百里之外而曰天曰地曰千里之外皆在  
吾囿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苟神而明之所以參天  
地而心立人極也故天行健而君子以自強不息所以誠  
其德以至于神明而已彼佛氏者豈以吾心之精神為  
慧通而大而化之以致其無盡之極者乎師曰唯、請

書之



